



读最好的中文，学最美的外语

一个理想的家庭

[英] 曼殊斐尔 —— 著 徐志摩 —— 译

徐志摩

溺爱的外国文学

浪漫译者难以忘怀的文艺女性

Katherine Mansfield

中英双语

English / Chinese



ARCTINE

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


一个理想的家庭

[英] 曼殊斐尔 —— 著

徐志摩 —— 译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理想的家庭 / (英) 曼殊斐尔著; 徐志摩译. --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4.5
ISBN 978-7-80769-540-0

I. ①一… II. ①曼… ②徐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7756号

一个理想的家庭

作 者 | [英] 曼殊斐尔
出 版 人 | 田海明 周殿富
责任编辑 | 孟繁强
装帧设计 | 段文辉
责任印制 | 刘 银

出 版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: 100011
发 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(010) 64267120 64267397
印 刷 |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: (010) 87704412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| 6
字 数 | 150千字
版 次 |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| 978-7-80769-540-0
定 价 | 16.00元

※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※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“双璧文丛”编辑前言

自近代西风东渐以来，中华文明与世界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从未停止，双方都从这种交流中获益匪浅。当今之世，寰宇为平，天涯咫尺，我们每一个爱书之人在沧海桑田之变中，最感欣慰的小小幸福就是可以读到更多更好的书，原本“书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忧乐每相亲”，如今更是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。这些远方的“朋友”，必得先有人接引进门，方能一睹庐山真面目。这些接引之人，有的自名为“窃火者”，有的信奉“信达雅”，有的主张“重神似不重形似”，我们通常称他们为“译者”。“译者”和“作者”一样是读者的益友、忠友、信友、诤友。

“双璧文丛”是安徽出版集团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策划组织出版的系列双语丛书。“双璧文丛”希望作者与译者并重，为读者同时提供两种语言、两种文化的精神产品。本丛书的收录范围不局限于英语世界，而是希望尽可能地营造多语种、多文化的生态圈。在这个生态圈中，不仅有日语、法语、俄语等广泛通用的语言，也有世界语、梵语这样高度专业化的语言。这种情况对编辑出版的要求极高，与其脱离编辑

现实能力和读者普遍需求，片面追求“原汁原味的原文”，不如退而求其次，采用稳妥可靠的英译本和中文译本一同推出。这样做有以下几种好处。

首先，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，其他语种的重要作品，特别是已在文学、文化史上成为经典的著作，往往有较为可靠的英文译本。其次，不少其他语种的翻译作品，也是经由英译本转译而来。第三，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外语也是英语。读者通过阅读中英双语作品，可以在欣赏方面减少障碍，同时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。

“双壁文丛”中的作品翻译时间跨度较大，有不少翻译于二十世纪上半期，在译名、语法、用词、用字等方面带有当时的特征。这些作品并非落后于时代的古董和化石，而是埋没在历史尘埃中著译相得的一时之选。我们在不影响阅读的前提下，尽量保留了当时初版本的原貌，相信读者能够从不同风格、不同趣味、不同语言习惯的作品中，体会到不同的阅读乐趣，结识更多的新朋友。

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，本丛书肯定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，希望各位读者不吝赐教，提出您宝贵的意见，以备我们及时修正。

“双壁文丛”编辑部

目 录

园会	1
毒药	20
巴克妈妈的行状	27
一杯茶	36
夜深时	46
幸福	49
一个理想的家庭	64
刮风	72
曼殊斐尔	78
The Garden-Party	97
Poison	116
Life of Ma Parker	124
A Cup of Tea	133
Late at Night	143
Bliss	146
An Ideal Family	163
The Wind Blows	172

园 会

那天的天气果然是理想的。园会的天气，就是他们预定的，也没有再好的了。没有风，暖和，天上没有云点子。就是蓝天里盖着一层淡金色的雾纱，像是初夏有时的天气。那园丁天亮就起来，剪草，扫地，收拾个干净；草地和那种着小菊花的暗暗的平顶的小花房儿，都闪闪的发亮着。还有那些玫瑰花，她们自个儿真像是懂得，到园会的人们也就只会得赏识玫瑰花儿；这是谁都认得的花儿。好几百，真是好几百，全在一夜里开了出来；那一丛绿绿的全低着头儿，像是天仙来拜会过它们似的。

他们早餐还没有吃完，工人们就来安那布篷子。

“娘，你看这篷子安在哪儿好？”

“我的好孩子，用不着问我。今年我是打定主意什么事都交给你们孩子们的了。忘了我是你们的娘。只当我是个请来的贵客就得。”

但是梅格总还不能去监督那些工人们。她没有吃早饭就洗了头发，她带着一块青的头巾坐在那里喝咖啡，潮的黑的发卷儿贴在她两边的脸上。玖思，那蝴蝶儿，每天下来总是穿着绸的里裙，披着日本的花

衫子。

“还是你去吧，老腊；你是讲究美术的。”

老腊就飞了出去，手里还拿着她的一块牛油面包。

她就爱有了推头到屋子外面吃东西；她又是最爱安排事情的；她总以为她可以比谁都办得稳当些。

四个工人，脱了外褂子的，一块儿站在园里的道儿上。他们手里拿着支篷帐的杆子，一卷卷的帆布，背上挂着装工具的大口袋儿。他们的神气很叫人注意的。老腊现在倒怪怨她自己还拿着那片牛油面包，可是又没有地方放，她又不能把它掷了。她脸上有点儿红，她走近他们的时候；可是她装出严厉的，甚至有点儿近视的样子。

“早安！”她说，学她娘的口气。但是这一声装得太可怕了，她自己都有点儿难为情，接着她就像个小女孩子口吃着说，“嘎——欧——你们来——是不是为那篷帐？”

“就是您哪，小姐。”身子最高的那个说，一个瘦瘦的，满脸斑点的高个儿，他掀动着他背上的大口袋，把他的草帽望后脑一推，望下来对着她笑。“就是为那个。”

他的笑那样的随便，那样的和气，老腊也就不觉得难为情了。多么好的眼他有的是，小小的，可是那样的深蓝！她现在望着他的同伴，他们也在笑吟吟的。“放心，我们不咬人的。”他们的笑像在那儿说。工人们多么好呀！这早上又是多美呀！可是她不该提起早上；她得办她的公事，那篷帐。

“我说，把它放在那边百合花的草地上，怎么样呢？那边成不成？”

她伸着不拿牛油面包的那只手，点着那百合花的草地。他们转过身去，望着她点的方面。那小胖子扁着他那下嘴唇皮儿，那高个子皱着眉头。

“我瞧不合式，”他说，“看的不够明亮。您瞧，要是个漫天帐子，”他转身向着老腊，还是他那随便的样子，“您得放着一个地基儿，您一看就会嘭的一下打着您的眼，要是您懂我的话。”

这一下可是把老腊蒙住了一阵子，她想不清一个做工的该不该对她说那样的话，嘭的一下打着你的眼。她可是很懂得。

“那边网球场的一个基角儿上呢？”她又出主意，“可是音乐队也得占一个基角儿。”

“唔，还有音乐队不是？”又一个工人说。他的脸是青青的。他的眼睛瞄着那网球场，神气看的怪难看的，他在想什么呢？

“就是一个很小的音乐队。”老腊缓缓的说。也许他不会多么的介意，要是音乐队是个小的。但是那高个儿的又打岔了。

“我说，小姐，那个地基儿合式。背着前面那些大树。那边儿。准合式。”

背那些喀拉噶树。可是那些喀拉噶树得让遮住了。他们多么可爱，宽宽的，发亮的叶子，一球球的黄果子。他们像是你想象长在一个荒岛上的大树，高傲的，孤单的，对着太阳擎着它们的叶子、果子，冷静壮丽的神气。它们免不了让那篷帐遮住吗？

免不了。工人们已经抗起他们的杆子，向着那个地基儿去了。就是那高个儿的还没有走。他弯下身子去，捻着一小枝的拉芬特草，把他的大拇指与点人指放在鼻子边，嗅吸了沾着的香气。老腊看了他那手势，把什么喀拉噶树全忘了，她就不懂得一个做工人会注意到那些个东西——爱拉芬特草的味儿。她认识的能有几个人会做这样的事。做工工人多么异常的有意思呀，她心里想。为什么她就不能跟做工工人做朋友，强如那些粗蠢的男孩子们，伴她跳舞的，星期日晚上来吃晚饭的？他们准是合式的多。

坏处就在，她心里打算，一面那高个的工人正在一个信封的后背画什么东西，错处就在那些个可笑的阶级区别，枪毙或是绞死了那一点子就没有事儿了。就她自个儿说呢，她简直的想不着什么区别不区别。一点儿，一子儿都没有，……现在木槌子打桩的声音已经来了。有人在那儿嘘口调子，有人唱了出来，“你那儿合式不合式，玛代？”“玛代！”那要好的意思，那——那——她想表示她多么的快活，让那高个儿的明白她多么的随便，她多么的瞧不起蠢笨的习惯，老腊就拿起她手里的牛油面包来，狠劲的赅了一大口，一面她瞪着眼看她的小画。她觉得她真是个做工的女孩子似的。

“老腊老腊，你在那儿？有电话，老腊！”一个声音从屋子里叫了出来。

“来——了！”她就燕子似的掠了去，穿草地，上道儿，上阶沿儿，穿走廊子，进门儿，在前厅里她的爹与老利正在刷他们的帽子，预备办事去。

“我说，老腊，”老利快快的说，“下半年以前你替我看看我的褂子，成不成？看看要收拾不要。”“算数。”她说。忽然她自个儿忍不住了。她跑到老利身边。把他小小的，快快的挤了一下。“嘎，我真爱茶会呀，你爱不爱？”老腊喘着气说。

“可——不是。”老利亲密的，孩子的口音说，他也拿他的妹妹挤了一下，把她轻轻的一推，“忙你的电话去，小姐。”

那电话。“对的，对的；对呀。开弟？早安，我的乖。来吃中饭？一定来，我的乖。当然好极了。没有东西，就是顶随便的便饭——就是面包壳儿，碎 Meringue-Shells^[1] 还有昨天剩下来的什么。是，这早

[1] Meringue-Shells: 蛋白烘烤成的酥皮。

上天气真好不是？等一等——别挂。娘在叫哪。”老腊坐了下来。

“什么，娘？听不着。”

薛太太的声音从楼梯上飘了下来：“告诉她还是戴她上礼拜天戴的那顶漂亮帽子。”

“娘说你还是戴你上礼拜天戴的那顶漂亮帽子，好。一点钟，再会。”

老腊放回了听筒，手臂望着脑袋背后一甩，深深的呼了一口气，伸了一个懒腰，手臂又落了下来。“呼”，她叹了口气，快快的重复坐正了。她是静静的，听着。屋子里所有的门户像是全打得大开似的。满屋子只是轻的，快的脚步声，流动的口音。那扇绿布包着的门，通厨房那一带去的，不住的摆着，塞、塞的响。一会儿又听着一个长长的、气呼呼的怪响。那是他们在移动那笨重的钢琴，圆转脚儿擦着地板的声音。但是那空气！要是你静着听，难道那空气总是这样的？小小的，软弱的风在闹着顽儿，一会儿望着窗格子顶上冲了进来，一会儿带了门儿跑了出去。还有两小点儿的阳光也在那儿闹着顽，一点在墨水瓶上，一点在白银的照相架上。乖乖的小点子。尤其是在墨水瓶盖上的那一点。看的顶亲热的。一个小小的，热热的银星儿。她去亲吻它都成。

前门的小铃子丁的丁的响了，接着沙第印花布裙子窸窣的上楼梯。一个男子的口音在含糊的说话，沙第答话，不使劲的，“我不知道呀。等着。我来问问薛太太。”

“什么事，沙第？”老腊走进了前厅。

“为那卖花的，老腊小姐。”

不错，是的。那边，靠近门儿，一个宽大的浅盘子，里面满放着一盆盆的粉红百合花儿。就是一种花。就是百合——“肯那”百合，大的红的花朵儿，开得满满的，亮亮的，在鲜艳的，深红色花梗子上长着，简直像有灵性的一样。

“嘎——嘎，沙第！”老腊说，带着小小的哭声似的。她蹲了下去，像是到百合花的光炎里去取暖似的；她觉着它们是在她的手指上，在她的口唇上，在她的心窝里长着。

“错了，”她软音的说，“我们没有定要这么多的。沙第，去问娘去。”但是正在这个当儿薛太太也过来了。

“不错的，”她静静的说，“是我定要的。这花儿多么可爱？”她挤紧着老腊的臂膀，“昨天我走过那家花铺子，我在窗子里看着了。我想我这一次总想买他一个痛快。园会不是一个很好的推头吗？”

“可是我以为你说过你不来管我们的事。”老腊说。沙第已经走开了，送花来的小工还靠近他的手车站在门外。她伸出手臂去绕着她娘的项颈，轻轻的，很轻轻的，她咬着她娘的耳朵。

“我的乖孩子，你也不愿意有一个过分刻板的娘不是？别孩子气。挑花的又来了。”

他又拿进了很多的百合花，满满的又是一大盘儿。“一条边的放着，就在进门那儿，门框子的两面。劳驾，”薛太太说：“你看好不好，老腊？”

“好，真好，娘。”

在那客厅里，梅格，玖思，还有那好的小汉士，三个人好容易把那钢琴移好了。

“我说，把这柜子靠着墙，屋子里什么都搬走，除了椅子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

“成。”

“汉士，把这几个桌子搬到休息室里去，拿一把帚子进来把地毯上的桌腿子痕子扫了——等一等，汉士——”玖思就爱吩咐底下人，他们也爱听她。她那神气就像他们一块儿在唱戏似的。“要太太老腊小姐

就上这儿来。”

“就是，玖思小姐。”

她又转身对梅格说话。“我要听听那琴今天成不成，回头下半天他们也许要我唱。我们来试试那 This life is weary。^[1]”

彭！他！他！氏！他！那琴声突然很热烈的响了出来，玖思的面色都变了。她搬紧了自己的手。她娘同老腊刚进来，她对她们望着。一脸的忧郁，一脸的奥妙。

这样的生活是疲——倦的，
一朵眼泪，一声叹气。
爱情也是要变——心的，
这样的生活是疲——倦的，
一朵眼泪，一声叹气。
爱情也是不久——长的，
时候到了……大家——回去！

但是她唱到“大家——回去”的时候，虽则琴声格外的绝望了，她的脸上忽然泛出鲜明的，异常的不同情的笑容。

“我的嗓子成不成，妈妈？”她脸上亮着。

这样的生活是疲——倦的，
希望来了，还是要死的。
一场梦景，一场惊醒。

[1] This life is weary: 这乏味的生活。

但是现在沙第打断了她们。“什么事，沙第？”

“说是，太太，厨娘说面包饼上的小纸旗儿有没有？”

“面包饼上的小纸旗儿，沙第？”薛太太在梦里似的回响着。那些小孩子一看她的脸就知道她没有小旗儿。

“我想想。”一会儿，她对沙第坚定的说，“告那厨娘等十分钟我就给她。”

沙第去了。

“我说，老腊，”她母亲快快的说，“跟我到休息间里来。旗子的几个名字我写在一张信封的后背。你来替我写了出来。梅格，马上上楼去，把你头上那湿东西去了。玖思，你也马上去把衣服穿好了。听着了没有，孩子们，要不然回头你们爹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告诉？说是——玖思，你要到厨房里去，告那厨娘别着急，好不好？这早上我怕死了她。”

那张信封好容易在饭间里那摆钟背后找了出来。怎么的会在那儿，薛太太想都想不着了。

“定是你们里面不知谁从我的手袋里偷了出来，我记得顶清楚的——奶酪几司同柠檬奶冻。写下了没有？”

“写了。”

“鸡子同——”薛太太把那张信封擎得远远的，“什么字，看的像是小老虫。不会是小老虫。不是？”

“青果，宝贝。”老腊说，回过头来望着。

“可不是，青果，对的。这两样东西并着念多怪呀。鸡子同青果。”

她们好容易把那几张旗子写完。老腊就拿走到厨房去了。她见玖思正在那里平厨娘的着急，那厨娘可是一点儿也不怕人。

“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精巧的面包饼，”玖思乐疯了的口音说，“你说这儿一共有几种，厨娘？十五对不对？”

“十五，玖思小姐。”

“好，厨娘，我恭喜你。”

厨娘手里拿着切面包饼的长刀，抹下了桌上的碎粉屑儿，开了一张嘴尽笑。

“高德铺子里的来了。”沙第喊着，从伙食房里走出来。她看见那人在窗子外面走过。

这就是说奶油松饼来了。高德那家店铺，就是做奶油松饼出名。有了他们的，谁都不愿意自己在家做。

“去拿进来放在桌子上吧，姑娘。”厨娘吩咐。

沙第去拿了进来，又去了。老腊与玖思当然是太长大了，不会得认真的见了奶油什么就上劲。可是她们也就忍不住同声的赞美，说这松饼做得真可爱呀。太美了。厨娘动手拾掇，摇下了多余的糖冰。

“一见这些个松饼儿，像是你一辈子的茶会全回来了似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老腊说。

“许有的事，”讲究实际的玖思说，她从不想到从前去的，“它们看得这样美丽的轻巧，羽毛似的，我说。”

“一人拿一个吧，我的乖乖，”厨娘说，她那快乐的口音，“你的妈不会知道的。”

这哪儿成。想想，才吃早饭，就吃奶油松饼。一想着都叫人难受。可是要不了两分钟，玖思与老腊都在舐她们的手指儿了，她们那得意的，心里快活的神气，一看就知道她们是才吃了新鲜奶油的。

“我们到园里去，从后门出去，”老腊出主意，“我要去看看工人们的篷帐怎么样了。那工人们真有意思。”

但是后门的道儿，让厨娘、沙第、高德铺子里的伙计、小汉士几个人拦住了。

出了事了。

“格——格——格——”厨娘咯咯的叫着，像一只吓慌了的母鸡。沙第的一只手抓紧了她的下巴，像是牙痛似的。小汉士的脸子像螺旋似的皱着，摸不清头脑。就是高德铺子里来的伙计看是自己儿得意似的；这故事是他讲的。

“什么会事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出了大乱子了，”厨娘说，“一个男子死了。”

“一个男子死了！哪儿？怎么的？什么时候？”

但是那店伙计可不愿意现鲜鲜的新闻，让人家当着他面抢着讲。

“知道那些个小屋子就在这儿下去的，小姐？”知道？当然她知道。“得，有个年轻的住在那儿，名字叫司考脱，赶大车儿的。他的马见了那平道儿的机器，今天早上在霍克路的基角儿上，他那马见了就发傻，一个筋斗就把他擢了下去，擢在他脑袋的后背。死了。”

“死了！”老腊瞪着眼望着那伙计。

“他们把他捡起来的时候就死了。”那伙计讲得更起劲了。“我来的时候正碰着他们把那尸体抬回家去。”他对着厨娘说，“他剩下一个妻子，五个小的。”

“玖思，这儿来。”她一把拉住了她妹子的衣袖，牵着她穿过了厨房，到绿布门的那一面。她停下了，靠在门边。“玖思！”她说，吓坏了的，“这怎么办，我们有什么法子把什么事都停了昵？”

“什么事都停了，老腊！”玖思骇然的说，“这怎么讲？”

“把园会停了，当然。”玖思为什么要装假？

但是玖思反而更糊涂了。“把园会停了？老腊我的乖别那么傻。当

然我们不干这样的事。也没有人想我们这么办。别太过分儿了。”

“可是现鲜鲜的有人死在我们的大门外，我们怎么能举行园会呢？”

这话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因为那些小屋子有他们自个儿的一条小巷，在她们家一直斜下去的那条街的尽头。中间还隔着一条顶宽的大路哪。不错，他们是太贴近一点。那些小屋子看的真让人眼痛，他们就不应该在这一带的附近。就是几间小小的烂房子，画成朱古律老黄色的。他们的背后园里也就是菜梗子，瘦小的母鸡子，红茄的罐子。他们烟囱里冒出来的烟，先就是寒伧。烂布似的，烂片似的小烟卷儿，哪儿比得上薛家的烟囱里出来的，那样大片的、银色的羽毛，在天空里荡着。洗衣服的妇人们住在那条小巷里，还有扫烟囱的，一个补鞋的，还有一个男的，他的门前满挂着小雀笼子。孩子们又是成群的，薛家的孩子小的时候，他们是一步也不准上那儿去的，怕的是他们学下流话，沾染他们下流的脾气。但是自从他们长成了，老腊同老利有时也穿着那道儿走。又肮脏，又讨厌。他们走过都觉得难受。可是一个人什么地方都得去；什么事情都得亲眼看。他们就是这样的走过了。

“你只要想想我们的音乐队一动手，叫那苦恼的妇人怎么的受得住！”老腊说。

“嘎，老腊！”玖思现在认真的着恼了，“要是每次有人碰着了意外，你的音乐队就得停起来，你的一辈子也就够受了。我也是比你一样的难过。我也是一样的软心肠的。”她的眼睛发狠了。她那钉着她的姊姊的神气，就像是她们小时候打架的样子。“你这样的感情作用也救不活一个做工的酒鬼。”她软软的说。

“酒鬼！谁说他是酒醉！”老腊也发狠的对玖思。“我马上就进去告诉娘去。”她说，正像她从前每次闹翻了说的话。

“请，我的乖。”玖思甜着口音说。